

秋天的韵味

李德禄

一年四季中,秋天的脚步最是轻盈,没有暴跳张扬的沙尘,没有歇斯底里的电闪雷鸣,没有满世界飘荡的雪片,只是有条不紊地君临。秋风乍起,从温柔的吹拂,渐变成萧瑟的凄凉。秋风带走了翠绿,带来了苍黄,却也有着看不够的诗情画意,古人的诗赋中从不乏秋天的韵味,画家的笔下亦常常呈现出秋意的绚丽。

秋天是一年四季中美好的季节,天高云轻,山水倚红偎翠,林木花草接踵染色,乃至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秋天,可雁字横秋,可天地一沙鸥,可任万物竞相起舞,齐飞共长。田野里,玉米林立,谷香扑鼻;枝头上,硕果累累,叶片摇曳。好美的秋呀,不但为人们提供了美的享受,而且体现出它博大的包容性。

北方的秋天艳阳高照,天空清澈透蓝,深邃了秋的明净,给人以婉约、唯美、华贵的感觉。秋天的清冷,宛若跌落凡尘的精灵,曼舞轻歌却又缥缈无着。秋天偶尔也像个调皮的孩子,时不时地使性子,耍耍脾气。譬如秋老虎颇拂人意的随意发挥,时而暴烈的使人大汗淋漓,时而又躁闷的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春种一粒粟,秋收一片海,收获是秋天的代名词。金灿灿的田野,呈现着丰收的画面,瓜果飘香,撒溢着秋天的浪漫。乡民的储藏正悄无声息地丰满,人们惬意的脸上流露出收获的希望,尽管它让人有过不快的烦躁,但收获的快乐却让人很快忘记了短暂厌恶。

今年的秋天,来得似乎有点晚,这会儿,灌丛、树林,叶子都还是翠青亮绿的。刚过白露还未至中秋,田野中路旁的杨柳,地堰中的枣树、杏树的叶片,甚至田野中的蒿草,也都还是淡淡的黄绿色。

此时,地堰里已经没什么活茬儿了,我摘了一筐青嫩鲜脆的黄瓜,又从秧架上剪下一兜子长长的豇豆角和胖墩墩的大豆角,头上已浸出来密匝匝的汗水,便坐在坡畔的地头上歇着。

谚语曰:“早立秋,冷嗖嗖,晚立秋,热死牛。”对于立秋的早与晚,我压根儿就没太在意过,因为甭管它的冷与热你都得受着,既然躲不过去,那还在意它干吗?立秋已有些时日了,秋阳热辣辣的光照被婆婆的树影分散成四分五裂的温暖,稀稀落落地铺撒在地上一片灿烂,稠密的枝叶里洒下斑驳陆离的光,影影绰绰地洒在我的脸上,照在我的身上,犹如初夏的微风拂面。

记得小时候,父亲带着我去深山沟里开荒,那时候我刚满10岁,父亲让坐在树下等候。我知道这是为了全家不挨饿,于是也

拿起铁镐卖力地刨着,一不小心,镐刨到腿上,鲜血从伤口里流出来。父亲为我敷上草木灰,又用宽大的树叶包裹起来,用榆树条系好。时光荏苒,父亲老了,病倒在床上,我带着他去看病,给他买了好多药和营养品,满脑子里全是父亲为我包扎伤口的情景。我正沉浸在回忆里,忽然几片落叶在脸上撩拨几下,我顺手抓住一片,看见它的颜色已黄得深沉。一叶落而知秋,我感到秋天真的来了,看着叶片清晰的纹理,我不免有些伤感,落红不是无情物,从中足以窥见生命年轮的真谛。

多雨是秋天的符号,秋雨绵绵下了几分炎热,却也平添了些许愁肠。古人有“雨打芭蕉闲听雨”的欢喜,亦有“点滴霖霖,愁损北人”的惆怅,常常发出“秋风多,雨相和,帘外芭蕉三两窠,夜长人奈何!”的感叹。今天又是个下雨的日子,细雨沥沥,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,织成一张轻柔的网,网住了我的心,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。我喜欢听雨打玻璃窗的声音,喜欢细雨轻轻洒落在花草碧叶上的感觉。秋雨的日子里,在山村老屋的窗前,我常常凝神而望,似乎听到陋室抚琴之音,仿佛听到诵词吟诗的朗朗声,心里涌出了一种疯狂的痴醉。

秋天,该怎么形容呀?是赞美它的温暖和煦,还是怜悯它的日渐悲凉?是赞美它枝头金灿灿的硕果,还是遗憾那满眼的落英缤纷?这些是也不全是。因为,秋天并非完美无缺,像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一样,总有美与非美之论。秋天是整体的过程,分割开来不免有盲人摸象、管中窥豹之嫌。这犹如评论人之优缺点似的,一概而论总归是失之偏颇,今年的秋天依然美好,秋天依然灿烂。



松声泉影 姚宝良/作

流金岁月

提起手稿,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历史博物馆、名人故居展陈的先辈和专家学者留下的文字手稿。其实,早年间众多学者、教师、文案工作者和文字爱好者,无一例外都是一笔一纸书写的亲历者,只是有的变为墨香四溢打印稿,书报刊上铅字排版、激光照排文章,有的可能散逸缺失了。那些被保存下来的,不是纸页已经泛黄,就是字迹略显模糊。不得不说的是,再读那些薄如落叶的手稿,大多会从中读出岁月沧桑、季节轮转,读出自己逐梦的观察思考、笔墨情怀。

笔者痴迷写作多年,有意无意间就保存下部分过去的笔墨手稿,数量和时间集中在1986年到1995年写给报刊的文章,有些还标注着日期、收稿编辑姓名。当年随手留存下那些手稿,本意是文章发表后与之进行相互对照,不曾想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每次拿出来再读,总会忆起彼时行走在一字一文间的片段故事。

过去,人们把写文章称为“爬格子”,此说确实不假。那时人们写文章大多使用方格稿纸,就像在田垄间的“格子”里耕种,一字一格不逾矩,而且方便文字修改。“爬格子”要心神

清静,专心致志,也是辛苦的,无论酷暑严寒、灯前月下,每写一篇文章都如蜗牛般一字一词地“爬”,努力让笔下作品文题相符、词意吻合、文韵绵长。由于早些年不具备电脑打字和网上查阅资料条件,要让笔下文章意境精彩、雅俗共赏,除了随时请教字典词典这个“老师”,就是经常读书看报,阅读名篇佳作,别无他路。

实事求是讲,那时笔者的文字水平,只能算“学而时习之”,亮眼有分量的很少。欣慰的是很多作品得到了编辑肯定,变为报刊上铅字文章。获益最大的是所涉体裁、题材颇为宽泛,像新闻类消息、通讯,文学类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,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专业论文,及其社会热点方面话题等,多多少少都写上几笔,篇幅短些的百八十、三五百字,长些的四五千字。有点像农民兄弟种庄稼,应季的赶着节气深耕细作,“反季节”的也尝试一下。

一笔一字在稿纸上书写、作文、练字一举两得,兴味雅趣,令人愉悦,但也时常让人烦恼不悦,最闹心的是稿子废掉重写。稿子重写放在今天的电脑上,基本不是问题,词语、段落等可以随时调整,而纸笔书写不然,文理不通、层次感差、观点模糊、涂改过多等,就要废弃重来,有时一篇三五百字文章废掉十多张稿纸,影响情绪,也干扰思路。如,自己最早撰写的“衣服与尘土”“风筝和小燕子”寓言,篇幅都在200字左右,但当时却是反复几遍完成的。也恰恰是这样的多次修改扬弃,一遍遍打磨,才得以不断提升。

人们常说作文章作的是文采,何谓文采?我理解是指语境,表达效果,落脚点在升华文章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可读性上。特别是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等文学作品,要能带给读者某种联想和感悟。当然,也包括单位工作总结计划、规章制度、决议通知那种公文性质的文章,无一不是书写者精心构思、辛勤劳作的果实,多年后重读再品,都可从中体悟出当年个人在章节布局、语言表述、观点阐述等方面的思考观察与文字功底。以早年本人在单位主责编辑的《门头沟(石油)旬刊》《京西石油》内刊为例,两个刊物均为A3纸对折4个版面,图文并茂,类似小报,面向单位内部员工。为了把两个刊物办

得有声有色,我们不仅成立了通讯员组织,向大家征稿,以此营造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氛围,自己也带头去写。编审大家提供的不同题材、文笔手稿,很花费工夫,但也很有意思,就像秋收时节看到收获的五谷瓜果。尤为重要的是让自己提高了站位,很好地把握住了刊物办给谁看这一问题,每期刊物送到大家手上,都争相阅读。那两个刊物至今我还当“宝贝”保留着,每次再看依然感悟良多,可惜的是那些手稿早已荡然无存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早年间自己笔墨的那些手稿,可以说没有哪一文一字能与名家相提并论,更谈不上什么存世价值,但又实难当废纸舍弃丢掉。因为于自己写作而言,上面的每一字一句都如铺垫在脚下的一砖一石,厚实着写作基础,坚定着写作信念。换言之,那些手稿除了蝶变为一篇篇字正腔圆的文章,让自己获得过数额不等稿酬之外,还有陪伴写作时挥之不去的汗水味、粗茶味,抑或冬去春来的风声雨声、鸟啼蝉鸣了。这些浓淡相宜的咸甜苦乐,看似乏味索然,实则丰盈着人生,丰沛着生活。

妙峰山的庙会

张孚

我祖父是大清光绪年间生人,会摔跤、贪热闹,街坊中有位是妙峰山庙会的会头。他经常来我家串门,讲一些有关妙峰山的故事。他说妙峰山是一座神奇的山,没有蝎子、壁虎、蟾蜍、毒蛇、蜈蚣,说妙峰山庙会天下闻名,文会武会达300多档。庙会期间,参与者多达几十万人,旗幡招展,遮天蔽日。1925年春,北京大学顾颉刚教授等一行5人,还专程来妙峰山进行民俗调查,那年祖父30多岁,结婚六七年了还没有子女,会头告诉他,妙峰山供奉的是司生之神——碧霞元君娘娘,专管滋生繁衍之事。祖父听了很兴奋,立刻打听每年举办庙会的起止时间,所经路线,衣食住行都问得很详细。

当年的农历四月初一,大清早太阳还没出

山,祖父祖母打点行装踏上进香的征途。他们走的是进香的南道,出阜成门,经石景山,过五里屯,在三家店宿一夜,次日早餐后沿浑河进山,一路并不寂寞,山上树多,鸟也多。叫声繁杂细碎,那日,云白风清,碧空点翠。但是,越往山里走,山路越陡,狭窄的路面,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脚,因而,你踩我一下,我碰你一下,总是难免的。那日上山的时候,祖父闹了一回险,他踩了一个人的脚,差点让人家跑了坡。祖父赶紧跑过去搀扶,人家不但没埋怨,反而一连串地说,您虔诚,没摔了您吧?后来祖父对我说:“妙峰山进香的人,都有一颗菩萨般的善心。”

我祖母是缠足,不宜走山路。祖父给她雇了一乘“爬山虎”,昔日,“爬山虎”是大山里的

一种交通工具。类似的山轿,泰山、峨眉山都有,泰山的山轿像一张圈椅,但没有四条腿,底下一块板子,用绳子吊着当脚踏子。峨眉山的山轿是两根竹子兜一块大帆布。妙峰山的山轿是一张藤椅绑两根木杆,简单极了。只是前边的轿夫要随时通报路况,他们讲的都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行话。比如,前边路上有水洼,要说:“卧脚踏呀!”路两边都是山石,要说:“注意,左右两靠。”

祖父扶着祖母迈进爬山虎,叮嘱道:“手要抓牢,身要坐稳,不要往下看。”因为脚下浑河断岸崩崖,水势凶猛,涛声如吼。祖母惊呼:“好怕呀!这个鬼地方,倘若不小心栽下去,恐怕连尸首也找不到呢。”轿夫接过话茬儿说:“不用怕,别看路不好走,可从没出过

种在心里的枣树

谢大树

又是一年秋天,又到了吃枣子的时节,可是那个曾经为我种枣树、摘枣子的人,却永远离我而去了。那个人,是我的父亲,记忆里的父亲一直是笑容满面的样子,只有一次,他冲我大发雷霆,因为我未经允许便把他的旧书全都卖给收破烂的了。我不知道的是——那些尘封的旧书是父亲生命里非常宝贵的东西,长大了的我才理解人对书的情感之深。我卖掉了父亲珍藏的书籍,就如同卖掉了他多年的老朋友们。

也许是受到父亲潜移默化影响,逐渐长大的我也喜欢上了书,虽然孩子把自己珍爱的书都卖了,但是他珍视孩子对书的热爱。一次次地,父亲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,满足孩子的阅读兴趣,往返于小学和家里。在那个年代,书籍是奢侈品,于是,坐在父亲单车前座去往小学图书室的路,是我这辈子回忆起来最温馨快乐的路。那条路上,洒满了一个孩

子对故事王国的憧憬,对未来世界的希望。自行车铃铛声,声声清脆悦耳,一如父亲年轻时候的嗓音,永远掷地有声。车轱辘悠悠,圈圈安住当下,一如父亲知足常乐的心态,永远笑容满面。可我这接下来的人生旅途,再也见不到笑容满面的父亲了。送葬那一天,我们把父亲今生所有物品都烧给他一起带去天堂了,包括8年前父亲为我在老家门口栽下的枣树。

每年秋天,枣树结了枣子,父亲就会搬梯子过去,一颗一颗摘下来。他知道女儿不爱水果店里的枣子,而偏爱老家树上结出的枣子。可是,那时的我啊,不珍惜他的爱,嫌弃枣子不够甜,任枣子一颗一颗腐烂,可是父爱不会腐烂。年年为我摘枣子的父亲,年年任枣子腐烂的女儿,周而复始,一年一年。女儿以为时光永远不会变,可是

时光对我最无情,当年看父亲为自己女儿种下枣树的我,怎会知道命运如此残酷——枣树辞世的那一天,也是种树人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他女儿的那一天?

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归有光还有当年那棵枇杷树,而我失去了那棵枣树。但我永远记得父亲在他人生里最后一个秋天为我摘枣子的情景。那天傍晚,天空特别蓝,白云悠闲地游走,父亲不听母亲劝,执意搬来梯子,又一次为我摘枣子。此时,他痛痛发作的右背肋骨处还没那么严重,吃了咖啡后还能够忍受。他认真地摘着枣子,一颗一颗,我在树下望着高大的父亲,心想:他还是那个幼小的我眼里无所不能的爸爸啊。

下了梯子,父亲望着我手里那篮满满的枣子,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,为自己虽患癌仍能为家人做点事而满足。那天云淡风轻,日子美好得很自然。又是一年秋天,枣子即将成熟,门前的枣树已经随父亲而去,心里的枣子还会一直甜,曾经的旧书已经被卖得干干净净,对美好的向往还会在幼年单车轱辘里转个不停。因为,我曾经拥有过这世间最好的父爱。



艰辛两万里,铁流滚滚,雄关踏碎鬼神叹;
壮丽九十春,士气昂昂,赤帜擎高天地新。
(张秀珍)

思万里长征,华夏挥毫,为英雄立传;
续千秋大业,人民逐梦,教世代铭心。
(齐宝志)

长征万险,壮志雄心终胜利;
盛世九州,民殷国富慰英雄。
(张壹)

雪山草地,万里长征担使命;
伟业丰功,九旬壮举践初心。
(孙跃英)

万里长征,铁军浴血山河壮;
千秋浩气,赤帜凝魂日月新。
(李志岭)

九秩回眸,雪山草地千秋浩气;
三军逐梦,碧海苍穹万里宏图。
(梁兴鸽)